

## 第三十八回 多愁女絮語訴幽情 可憐宵芳魂驚幻夢

話說迷香公主自那日得了龍岩州，自己駐紮城中，著曾仁、曾義領一萬人馬，紮在城外，頗為嚴緊。寶珠兵到，離城五里安營，又來城下看了一遍，就著松勇挑戰，公主緊守，任你百般辱罵，都不開兵。寶珠吩咐攻打，攻他營寨，城中來救；攻他城池，營中來援。而且防備甚嚴，頗中兵法，一連十日，竟無法可施。寶珠要想劫營，知他必有準備，沉吟一會，計上心來，就著松勇帶二十名親兵，到他營中放火升炮，趕緊回頭；點了十員大將，吩咐道：「你們每人領兵一千，遠遠埋伏，看他營中火起，等賊兵殺回營去，你們分一半四面守定，分一半從左翼直搗中軍，內外夾攻，小心在意。」又差四名飛虎大將，領五千精兵，伏在城外，攔住城裡救兵，再著松勇接應。各將領命。日間，寶珠仍然去攻城。

到了夜晚，松勇挑選二十名精卒，悄悄進了賊營，果是座空營，就放起一把火來，又放了幾個槍炮，飛奔出來。只聽四面喊聲大起，曾仁、曾義領兵殺回，見中軍火光沖天，一個敵軍也沒有，大家稱奇，忙著兵丁，查點奸細。

正在詫異之時，忽然喊殺連天，八面大軍雲集，槍炮亂鳴，又有一枝人馬，從左翼直撞進來。賊兵措手不及，大亂起來。曾仁禁止不住，正要招呼兄弟迎敵，不防一個炮子飛來，將腦袋打不見了，屍身落馬。曾義心慌，領著兵丁，且戰且走，奈八面圍定，突不出重圍，身上中了兩槍，連人帶馬，死於亂軍之中，敗兵一哄而散。

公主在城上望見，忙來救應，松勇帶領四都統，五千兵，阻住去路，公主又戰不過松勇，只得回城緊守。寶珠大獲全勝，把城圍住，留著南門不圍，讓做出路，東西北三面，極力攻打。公主嚴加防護，井井有條，任你百種機謀，他總應變有法。寶珠心裡煩悶，又攻了七、八天，竟攻不開，反傷了許多將士。寶珠心急，暗想這個女子真有謀略，要說在我面前，還這般放肆，要換別人，竟無法可施。

思索半夜，天明喚松勇進帳，吩咐了幾句。松勇答應，自去行事。公主被寶珠困守多日，滿腹愁煩，著人速到泉州求救，中路被松筠等守住，不得過去，糧餉看看不敷，每日上城防守，又無一刻消閒。那天在城頭一望，見西北上郎官山下，許多糧車紛紛而過，盡打著經略大營糧台的旗號，公主暗喜：我軍正在乏食，今夜三更，何不取他這些糧來應用？主意已定，夜間帶了女兵，又著曾智領三千人隨後，留曾禮，曾信守城。

是夜月明如畫，公主出城，沿山而來，只見無數糧車，聯絡成營，上邊加著青布，又無更鼓。公主當先闖進來，有幾個護衛兵丁，都唬走了。公主叫曾智等搶糧，眾兵掀開布帳，那裡是糧？盡是茅草引火之物。公主大驚，傳令退軍，只聽喊聲大振，車上一派通紅，擋定來路，沿山腳下，施展不開，賊兵自相殘踏，公主約束不住。

敵兵已到面前，當頭一將，白馬鋼刀，喝道：「丫頭休走，松勇在此。」公主心虛，不敢戀戰，略戰幾合，撥馬就走。松勇不捨，趕上前來，不曾防備，一個金丸，正中左腕，一口刀幾乎落地。松勇一驚，第二個又到，將松勇頭上戴的個藍頂子打得粉碎。松勇暗想：這個東西，不是耍處，夜晚之間，不如放他回去罷。正勒馬回來，曾智到來，只一合，被松勇一刀斬於馬下，割了頭，自去請功。

公主闖出重圍，回頭看看女兵，也折了好些，頗為惱怒，跑馬回城，到了南門外，大叫開城，只聽一聲炮響，敵樓上閃出一將，大喝道：「我奉元帥將令，已取城池，我乃都統吳琪是也。賤人如果不服，明日來拚三百合！」公主聽見，怒氣填胸，眉梢倒豎，金蓮在蹬上蹬了兩頓，幾乎跌下馬來，就要攻城。女兵力勸不可，公主只得回馬，連忙奔泉州而來。曾禮、曾信已領許多殘兵趕到，路上遇見松筠等，大殺一陣，戰死曾禮。這邊木都統額上中了公主一個金丸，受了重傷，兩邊混戰時，俱有傷損。公主奪路自回泉州去了。

寶珠恢復了龍岩，派了吳琪等四員大將，領三萬人馬駐守，吩咐城外紮兩座大營，互相救應。中路只留兀裡木、耶律木齊守寨，調回松筠、木納庵，自己仍回金橋水師。墨卿知寶珠回軍，便來相見道賀，眾將都來請安，寶珠應酬一番，就進房艙。紫雲、綠雲迎接，笑道：「好手段，辛苦了。」

寶珠一笑，倒同紫雲說了好些話。紫雲道：「潘二少爺來了好幾天。」寶珠道：「他來領柩，是那天到的？」紫雲道：「二十三就到了，帶了兩封家信來。」回頭對綠雲道：「點上燈罷。」綠雲點上兩枝畫燭，紫雲取出書信，遞與寶珠。寶珠接過來，一封是母親諭帖，拆開看時，姐姐的筆跡，不過說家裡平安，已知道海疆得勝，頗為欣慰，餘外是教他保重身體，緊守軍機的話。寶珠細看一遍，遞給紫雲。

又看那一封信，面上寫著「秀卿君侯升啟」，知是許文卿的。拆了封皮，裡面重重疊疊的，封了甚固，剝了幾層封皮，共八張花箋，前半是些套話，說他兄弟已選餘杭知縣了，又敘了多少分離之苦。後面的話，就有些不象意了，全是譏諷之意。寶珠看了看，滿面含羞，一腔怨恨，口也不開，將信折了幾折，望桌上一擲。紫雲看見詫異，遂取過來看了，微微而笑。寶珠喝令收過一邊，自己悶悶的歪在炕上。

少刻，晚膳排齊，紫雲來請，寶珠搖搖頭。紫雲道：「少吃些罷。」寶珠道：「你去吃就是了，好瑣碎，只管來嚙索，討人嫌。」紫雲笑道：「你心裡惱，拿我來出氣，這是何苦來呢！」寶珠道：「我不耐煩同人講話，又怎樣呢？」

紫雲低頭就走，笑道：「不講話罷了，可別生氣。」出來沏了一碗好茶，親自捧上，自己就去吃飯。寶珠品著茶，又翻出信來，看了兩遍，格外動氣，不覺長歎一聲，呆呆的看著信。紫雲進來，見寶珠素臉低垂，秋波含淚。也不敢勸他，就在一旁侍立，又裝了兩袋水煙。

寶珠指著信道：「你瞧這封信，豈有此理，把我當作什麼人看待！我要做混事——」說了半句，就停住了。又道：「他不見劉三麼？」紫雲笑道：「這位許少爺，也太多疑。」寶珠道：「怎麼不是，這個醋勁兒也少有。你可記得桂柏華，他們替樂兒餞行，那天席上有相公，竟發作起我來。」紫雲道：「教人聽見怎樣呢？」寶珠道：「原是他同我很有些做作呢。」紫雲笑道：「威風也太使早了，你竟有了個管頭。」

寶珠道：「不說了，當日是我錯了主意。」紫雲道：「人品氣度是真好。」寶珠道：「不過為這事罷了。」紫雲道：「你這事，

有情，那天送上船，就不肯回去，他家二少爺扯他，還掙著不動，未免現像些，就是那一哭，又著甚來由？」寶珠道：「舅舅那個神情，就有些疑心呢。」紫雲道：「不是我說，你也要振作些，日後才好過得日子。這回家去，還放得過你嗎？」寶珠歎道：「人看我雖然安富尊榮，不知我的命苦惱不過。自從十四歲，去了父親，把我嬌柔造作，弄得我欲罷不能，幾年之內，不知受了多少風波！只說故人情重，堪托終身，誰知好事未諧，初心已變，日後的好景，尚何忍言？細想起來，還不知如何結局！」說著，淚如雨下。

紫雲也就用帕子拭淚道：「那也料不定，你不必預先愁苦。」寶珠道：「怎麼料不定？世俗之見，人皆有之，他以為我做了幾年官，諒我必定驕傲，不能相安，就先來挫折我，制伏我。他今日這些行為，就是個榜樣。不然何以變了個人，不似從前來？」紫雲道：「那就在你自己了。」寶珠道：「我麼？我是個無用的人，連我也不解什麼意思，見了他倒有些怕他似的。」紫雲道：「過了門，就不怕了。」

寶珠搖頭道：「不見得。」紫雲道：「李少爺明日必然怕大小姐，他為人真好，又溫厚，又謙和，一點子脾氣也沒有。」寶珠道：「我也沒有姐姐的福氣，更不如姐姐的狠處。」紫雲道：「你這幾年也闊極了，還說沒福。雖然是個女身，男人還趕不上你呢。」寶珠道：「有何用處？將來還了本來面目，不過算一場春夢罷了。」紫雲道：「人生一夢耳，你這夢還算好夢。紹繼書香，提拔兄弟，到後來名遂功成，正好急流而勇退。」

寶珠道：「這回家去，我想上個本章告病，就住在套房裡，一個人不見，一步下出來，如同歸隱似的一般，你道好不好？我就怕耽誤了你。」紫雲歎道：「你倒不必替我愁，我是始終跟著你，斷離不開的，但恐人家放你不過。」寶珠道：「我告病不出來，他也無可如何了。」紫雲道：「好容易，金釧還在人家呢。」寶珠低著頭不言語。紫雲道，「從來說著女兒身，人生不幸也，憑他滄海桑田，也只好隨遇而安。」寶珠點頭歎息，把一塊大紅洋縐手帕，拭去淚痕，口中微吟道：

「最苦女兒身，事人以顏色。」

說罷，又歎了兩聲，就躺在炕上。耳聽營中，秋風颯颯，更鼓頻頻，心緒如焚，不覺昏然睡去。紫雲不敢驚動，用錦被替他蓋好，就到外間房艙，吩咐綠雲先睡。暖了一壺好茶，知他未進晚膳，預備幾樣點心伺候。閒坐無聊，將寶珠的一隻繡鞋，在燈下慢慢的做起來。

約有三更半夜，忽聽寶珠叫道：「紫雲，紫雲，快來！」紫雲連忙答應，丟下針線，移動金蓬，忙走進來，見寶珠面容失色，滿頭香汗，嬌喘微微，不勝詫異，問道：「怎麼樣？」寶珠定了定神道：「那裡放炮？」紫雲道：「大約是夜巡。」寶珠道：「你親自去問一聲。」紫雲道：「有什麼事？」寶珠道：「你不必問，少刻便知。」紫雲只得出去，先傳松勇，叫進中軍，吩咐他上岸查看。

中軍回船，隔著玻璃屏，稟了紫雲，說是夜巡的放炮。紫雲道：「今日夜巡是誰？」中軍道：「水軍是李文虎，陸營是二少爺。」紫雲入內，一一稟明。寶珠道：「叫松筠來見我。」紫雲傳話出來，吩咐中軍，不一刻，中軍領了松筠進來。中軍到中艙，就不敢再走，松筠轉過玻璃屏，看見紫雲，不敢輕慢，恭恭敬敬上前，滿面堆歡，叫了聲：「紫姐姐，哥哥傳我麼？」紫雲笑嘻嘻的回了二少爺，就領他進房艙。

寶珠盤腿坐在炕上，松筠搶步當先請了安，侍立一旁。寶珠道：「適才何處放炮？」松筠躬身道：「是兄弟夜巡。」寶珠道：「沒有別的動靜麼？」松筠道：「沒有。」寶珠停了一會，吩咐道：「小心要緊，退出去罷。」又說：「夜深了，多加件衣服。」松筠連連答應，打了一恭，慢慢退出房艙，自己仍去夜巡不表。

紫雲問道：「你究竟是什麼意思？」寶珠道：「我做了一個幻夢，看來真不是佳兆。」紫雲道：「卻夢見什麼了？」不知寶珠說出什麼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